第二十一回　冒姓字小子求名　念親戚老夫臥病

話說牛浦郎在甘露庵裏讀書，老和尚問他姓名，他上前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我姓牛，舍下就在這前街上住。因當初在浦口外婆家長的，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。不幸父母都去世了，只有個家祖，年紀七十多歲，開個小香蠟店，胡亂度日，每日叫我拿這經摺去討些賒帳。我打從學堂門口過，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，因在店裏偷了錢買這本書來念。卻是吵鬧老師父了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我方纔不是說的，人家拿大錢請先生教子弟，還不肯讀；像你小檀越偷錢買書念，這是極上進的事。但這裏地下冷，又琉璃燈不甚明亮。我這殿上有張桌子，又有個燈掛兒，你何不就著那裏去念，也覺得爽快些。」浦郎謝了老和尚，跟了進來，果然一張方桌，上面一個油燈掛，甚是幽靜。浦郎在這邊廂讀書，老和尚在那邊打坐，每晚要到三更天。

一日，老和尚聽見他念書，走過來問道：「小檀越，我只道你是想應考，要上進的念頭，故買這本文章來念；而今聽見你念的是詩，這個卻念他則甚？」浦郎道：「我們經紀人家，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？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。」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，便問道：「你看這詩，講的來麼？」浦郎道：「講不來的也多，若有一兩句講的來，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。」老和尚道：「你既然歡喜，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，包你更歡喜哩。」浦郎道：「老師父有甚麼詩？何不與我看？」老和尚笑道：「且慢，等你再想幾時看。」

又過了些時，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，有幾日不回來，把房門鎖了，殿上託了浦郎。浦郎自心裏疑猜：「老師父有甚麼詩，卻不肯就與我看，哄我想的慌。」仔細算來，「三討不如一偷。」趁老和尚不在家，到晚，把房門掇開，走了進去。見桌上擺著一座香爐，一個燈盞，一串念珠，桌上放著些廢殘的經典，翻了一交，那有個甚麼詩。浦郎疑惑道：「難道老師父哄我？」又尋到床上，尋著一個枕箱，一把銅鎖鎖著。浦郎把鎖撰開，見裏面重重包裹，兩本錦面線裝的書，上寫：「牛布衣詩稿」。浦郎喜道：「這個是了！」慌忙拿了出來，把枕箱鎖好，走出房來，房門依舊關上。將這兩本書，拿到燈下一看，不覺眉花眼笑，手舞足蹈的起來。是何緣故？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，文理深奧，他不甚懂；這個是時人的詩，他看著就有五六分解的來，故此歡喜。又見那題目上都寫著：「呈相國某大人」，「懷督學周大人」，「婁公子偕遊鶯脰湖分韻，兼呈令兄通政」，「與魯太史話別」，「寄懷王觀察」，其餘某太守、某司馬、某明府、某少尹，不一而足。浦郎自想：「這相國、督學、太史、通政以及太守、司馬、明府，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。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，並不要進學、中舉，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。何等榮耀！」因想：「他這人姓牛，我也姓牛。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，並不曾有個名字，何不把我的名字，合著他的號，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，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的了？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！」當晚回家盤算，喜了一夜。

次日，又在店裏偷了幾十個錢，走到吉祥寺門口一個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，和郭鐵筆拱一拱手，坐下說道：「要費先生的心，刻兩方圖書。」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：「請寫尊銜。」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個「郎」字，寫道：「一方陰文圖書，刻『牛浦之印』；一方陽文，刻『布衣』二字。」郭鐵筆接在手內，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，說道：「先生便是牛布衣麼？」浦郎答道：「布衣是賤字。」郭鐵筆慌忙爬出櫃臺來重新作揖，請坐，奉過茶來，說道：「久已聞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，容易不肯會人，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。失敬！失敬！尊章即鐫上獻醜，筆資也不敢領。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，改日同到貴寓拜訪。」浦郎恐他走到庵裏，看出爻象，只得順口答道：「極承先生見愛。但目今也因鄰郡一位當事約去做詩，還有幾時耽閣，只在明早就行。先生且不必枉駕，索性回來相聚罷。圖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。」郭鐵筆應諾了。浦郎次日討了圖書，印在上面，藏的好好的。每晚仍在庵裏念詩。

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。那日午後，沒有生意，間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來，坐著說閒話。牛老爹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，盪了一壺，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筍乾，大頭菜，擺在櫃臺上，兩人喫著。卜老爹道：「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。生意這幾年也還興。你令孫長成人了，著實伶俐去得。你老人家有了接代，將來就是福人了。」牛老道：「老哥，告訴你不得！我老年不幸，把兒子、媳婦都亡化了，丟下這個孽障種子，還不曾娶得一個孫媳婦，今年已十八歲了。每日叫他出門討賒帳，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，說著也不信，不是一日了。恐怕這廝知識開了，在外沒脊骨鑽狗洞，淘漆壞了身子，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，卻是叫何人送終？」說著，不覺悽惶起來。卜老道：「這也不甚難擺劃的事。假如你焦他沒有房屋，何不替他娶上一個孫媳婦，一家一計過日子？這也前後免不得要做的事。」牛老道：「老哥！我這小生意，日用還餬不過來，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？」卜老沉吟道：「如今到有一頭親事，不知你可情願？若情願時，一個錢也不消費得。」牛老道：「卻是那裏有這一頭親事？」卜老道：「我先前有一個小女嫁在運漕賈家。不幸我小女病故了，女婿又出外經商，遺下一個外甥女，是我領來養在家裏，倒大令孫一歲，今年十九歲了。你若不棄嫌，就把與你做個孫媳婦。你我愛親做親，我不爭你的財禮，你也不爭我的裝奩，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。況且一牆之隔，打開一個門就攙了過來，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。」牛老聽罷，大喜道：「極承老哥相愛。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求。」卜老道：「這個又不是了。又不是我的孫女兒，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？如今主親也是我，媒人也是我，只費得你兩個帖子。我那裏把庚帖送過來，你請先生擇一個好日子，就把這事完成了。」牛老聽罷，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，出席作了一個揖。當下說定了，卜老過去。

到晚，牛浦回來，祖父把卜老爹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。牛浦不敢違拗，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：一副拜卜老為媒，一副拜姓賈的小親家。那邊收了，發過庚貼來。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。牛老把囤下來的幾石糧食變賣了，做了一件綠布棉襖、紅布棉裙子、青布上蓋、紫布褲子，共是四件暖衣，又換了四樣首飾，三日前送了過去。

到了二十七日，牛老清晨起來，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臺上去睡。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：半間安著櫃臺，一間做客座，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。當日牛老讓出床來，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子、被褥鋪疊起來。又勻出一張小桌子，端了進來，放在後簷下有天窗的所在，好趁著亮放鏡子梳頭。房裏停當，把後面天井內搭了個蘆蓆的廈子做廚房。忙了一早晨。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。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鏡子、燈臺、茶壺，和一套盆桶，兩個枕頭，叫他大兒子卜誠做一擔挑了來。挑進門放下，和牛老作了揖。牛老心裏著實不安，請他坐下，忙走到櫃裏面，一個罐內倒出兩塊橘餅和些蜜餞天茄，斟了一杯茶，雙手遞與卜誠，說道：「卻是有勞的緊了，使我老漢坐立不安。」卜誠道：「老伯快不要如此，這是我們自己的事。」說罷，坐下喫茶。只見牛浦戴了新瓦楞帽，身穿青布新直裰，新鞋淨襪，從外面走了進來。後邊跟著一個人，手裏提著幾大塊肉，兩個雞，一大尾魚，和些閩笋、芹菜之類。他自己手裏捧著油鹽作料，走了進來。牛老道：「這是你舅丈人，快過來見禮。」牛浦丟下手裏東西，向卜誠作揖下跪，起來數錢打發那拿東西的人，自捧著作料，送到廚下去了。隨後卜家第二個兒子卜信，端了一個箱子，內裏盛的是新娘子的針線鞋面；又一個大捧盤，十杯高菓子茶，送了過來，以為明早拜堂之用。牛老留著喫茶，牛浦也

拜見過了。卜家弟兄兩個坐了一回，拜辭去了。牛老自到廚下收拾酒席，足忙了一天。

到晚上，店裏拿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，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，央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，在房裏拜了花燭。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裏，與新人和攙新人的奶奶坐；自己在客坐內擺了一張桌子，點起蠟燭來，杯箸安排停當，請得卜家父子三位來到。牛老先斟了一杯酒，奠了天地，再滿滿斟上一杯，捧在手裏，請卜老轉上，說道：「這一門親，蒙老哥親家相愛，我做兄弟的知感不盡！卻是窮人家，不能備個好席面，只得這一杯水酒，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。凡事總是海涵了罷。」說著，深深作下揖去。卜老還了禮。牛老又要奉卜誠、卜信的席。兩人再三辭了，作揖坐下。牛老道：「實是不成個酒饌。至親面上，休要笑話。只是還有一說，我家別的沒有，茶葉和炭還有些須。如今煨一壺好茶，留親家坐著談談，到五更天，讓兩口兒出來磕個頭，也盡我兄弟一點窮心。」卜老道：「親家，外甥女年紀幼，不知個禮體，他父親又不在跟前，一些陪嫁的東西也沒有，把我羞的要不的。若說坐到天亮，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談談哩，為甚麼要去？」當下卜誠、卜信喫了酒先回家去。卜老坐到五更天。兩口兒打扮出來，先請牛老在上，磕下頭去。牛老道：「孫兒，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。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公替你成就了親事，你已是有了房屋了。我從今日起，就把店裏的事，即交付與你。一切買賣、賒欠、存留，都是你自己主張。我也老了，累不起了，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，你只當尋個老夥計罷了。孫媳婦是好的。只願你們夫妻百年偕老，多子多孫！」磕了頭；起請卜老爹轉上受禮，兩人磕下頭去。卜老道：「我外孫女兒有甚不到處，姑爺，你指點他。敬重上人，不要違拗夫主的言；家下沒有多人，凡事勤慎些，休惹老人家著急。兩禮罷。」說著，扶了起來。牛老又留親家喫早飯。卜老不肯，辭別去了。自此，牛家嫡親三口兒度日。

牛浦自從娶親，好些時不曾到庵裏去。那日出討賒帳，順路往庵裏走走。纔到浮橋口，看見庵門外拴著五六匹馬，馬上都有行李，馬牌子跟著。走近前去，看韋馱殿西邊凳上坐著三四個人，頭戴大氈帽，身穿紬絹衣服，左手拿著馬鞭子，右手撚著鬚子，腳下尖頭粉底皂靴，蹺得高高的坐在那裏。牛浦不敢進去。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，慌忙招手道：「小檀越，你怎麼這些時不來？我正要等你說話哩。快些進來。」牛浦見他叫，大著膽走了進去，見和尚已經將行李收拾停當，恰待起身。因喫了一驚道：「老師父，你收拾了行李，要往那裏去？」老和尚道：「這外面坐的幾個人，是京裏九門提督齊大人那裏差來的。齊大人當時在京，曾拜在我名下。而今他陞做大官，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。我本不願去；因前日有個朋友死在我這裏，他卻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，我今借這個便，到京尋著他這個朋友，把他的喪奔了回去，也了我這一番心願。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，就是他的。在我枕箱內。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，你自開箱拿了去看。還有一床褥子不好帶去，還有些零碎器用，都把與小檀越，你替我照應著，等我回來。」牛浦正要問話，那幾個人走進來說道：「今日天色甚早，還趕得幾十里路。請老師父快上馬，休誤了我們走道兒。」說著，將行李搬出，把老和尚簇擁上馬。那幾個人都上了牲口。牛浦送了出來，只向老和尚說得一聲：「前途保重！那一群馬，潑剌剌的，如飛一般也似去了。牛浦望不見老和尚，方纔回來，自己查點一查點東西，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，取了下來，出門反鎖了庵門，回家歇宿。次日，又到庵裏走走，自想：「老和尚已去，無人對證，何不就認做牛布衣？」因取了一張白紙，寫下五個大字道：「牛布衣寓內」。自此，每日來走走。

又過了一個月，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閒著，把帳盤一盤，見欠帳上人欠的也有限了。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，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。合共算起，本錢已是十去其七。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，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。到晚，牛浦回家，問著他，總歸不出一個清帳，口裏只管「之乎者也」，胡支扯葉。牛老氣成一病，七十歲的人，元氣衰了，又沒有藥物補養，病不過十日，壽數已盡，歸天去了。牛浦夫妻兩口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卜老聽了，慌忙走過來，見屍首停在門上，叫著：「老哥！」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。哭罷，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，語不得；說道：「這時節，不是你哭的事。吩咐外甥女兒看好了老爹，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。」牛浦揩淚，謝了卜老。當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裏賒了一具棺材，又拿了許多的布，叫裁縫趕著做起衣裳來，當晚入殮。次早，雇了八個腳子，抬往祖墳安葬。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；自己騎驢子，同陰陽下去點了穴。看著親家入土，又哭了一場，同陰陽生回來；留著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。

卜老一到家，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。卜老都許著。直到牛浦回家，歸一歸店裏本錢，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；其餘布店、裁縫、腳子的錢，都沒處出。無計奈何，只得把自己住的間半房子，典與浮橋上抽閘板的閘牌子，得典價十五兩。除還清了帳，還剩四兩多銀子。卜老叫他留著些，到開年清明，替老爹成墳。牛浦兩口子沒處住，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，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，把那房子交與閘牌子去了。那日搬來，卜老還辦了幾碗菜替他暖房。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，只是想著死的親家，就要哽哽咽咽的哭。

不覺已是除夕。卜老一家過年，兒子媳婦房中，都有酒席、炭火。卜老先送了幾斤炭，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；又送了一桌酒菜，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。新年初一日，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，又說道：「你到墳上去，向老爹說：我年紀老了，這天氣冷，我不能親自來替親家拜年。」說著，又哭了。牛浦應諾了去。卜老直到初三纔出來賀節。在人家喫了幾杯酒和些菜，打從浮橋口過，見那閘牌子家換了新春聯，貼的花花碌碌的，不由的一陣心酸，流出許多眼淚來。要家去，忽然遇著姪女婿一把拉了家去。姪女兒打扮著出來拜年。拜過了，留在房裏喫酒，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。喫了兩個，已經不喫了，姪女兒苦勸著，又喫了兩個。回來一路迎著風，就覺得有些不好。到晚頭疼發熱，就睡倒了。請了醫生來看，有說是著了氣，氣裏了痰的；也有說該發散的；也有說該用溫中的；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；紛紛不一。卜誠、卜信慌了，終日看著。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。

那日天色晚了，卜老爹睡在床上，見窗眼裏鑽進兩個人來走到床前，手裏拿了一張紙，遞與他看；問別人，都說不曾看見有甚麼人。卜老爹接紙在手，看見一張花邊批文，上寫著許多人的名字，都用硃筆點了，一單共有三十四五個人。頭一名牛相，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；末了一名，便是他自己名字──卜崇禮。再要問那人時，把眼一眨，人和票子都不見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結交官府，致令親戚難依；遨遊仕途。幸遇宗誼可靠。

不知卜老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　認祖孫玉圃聯宗　愛交遊雪齋留客

話說卜老爹睡在床上，親自看見地府勾牌，知道要去世了。即把兩個兒子、媳婦叫到跟前，都吩咐了幾句遺言；又把方纔看見勾批的話說了，道：「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，我立刻就要去了！」兩個兒子哭哭啼啼，忙取衣服來穿上。穿著衣服，他口裏自言自語道：「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！他是頭一個，我是末一個！他已是去得遠了，我要趕上他去！」說著，把身子一掙，一頭倒在枕頭上。兩個兒子都扯不住。忙看時，已沒了氣了。後事都是現成的。少不得修齋理七，報喪開弔，都是牛浦陪客。

這牛浦也就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，乘著人亂，也夾七夾八的來往。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，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，一個生意人家，只見這些「之乎者也」的人來講獃話，覺得可厭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牛浦走到庵裏，庵門鎖著，開了門，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，上面許多字，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。拾起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「小弟董瑛，在京師會試，于馮琢菴年兄處，得讀大作，渴欲一晤，以得識荊。奉訪尊寓不值，不勝悵悵！明早幸駕少留片刻，以便趨教。至禱！至禱！」

看畢，知道是訪那個牛布衣的。但見帖子上有「渴欲識荊」的話，是不曾會過；「何不就認作牛布衣，和他相會？」又想道：「他說在京會試，定然是一位老爺。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，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個，有何不可？」主意已定，即在庵裏取紙筆寫了一個帖子，說道：

「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。尊客過問，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。」

寫畢，帶了出來，鎖好了門，貼在門上。回家向卜誠、卜信說道：「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。他就是要做官的人，我們不好輕慢。如今要借重大爺，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；還要借重二爺，捧出兩杯茶來。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，須幫襯一幫襯。」卜家弟兄兩個，聽見有官來拜，也覺得喜出望外，一齊應諾了。

第二日清早，卜誠起來，掃了客堂裏的地，把囤米的摺子搬在窗外廊檐下；取六張椅子，對面放著；叫渾家生起炭爐子，煨出一壺茶來；尋了一個捧盤，兩個茶杯，兩張茶匙，又剝了四個圓眼，一杯裏放兩個，伺候停當。直到早飯時候，一個青衣人，手持紅帖，一路問了來，道：「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？董老爺來拜。」卜誠道：「在這裏。」接了帖，飛跑進來說。牛浦迎了出去，見轎子已落在門首。董孝廉下轎進來，頭戴紗帽，身穿淺藍色緞圓領，腳下粉底皂靴，三綹鬚，白淨面皮，約有三十多歲光景。進來行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董孝廉先開口道：「久仰大名，又讀佳作，想慕之極。只疑先生老師宿學，原來還這般青年，更加可敬。」牛浦道：「晚生山鄙之人，胡亂筆墨，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，抱愧實多。」董孝廉道：「不敢。」卜信捧出兩杯茶，從上面走下來，送與董孝廉。董孝廉接了茶，牛浦也接了。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。牛浦打了躬，向董孝廉道：「小价村野之人，不知禮體，老先生休要見笑。」董孝廉笑道：「先生世外高人，何必如此計論？」卜信聽見這話，頭膊子都飛紅了，接了茶盤，骨都著嘴進去。牛浦又問道：「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？」董孝廉道：「弟已授職縣令，今發來應天候缺，行李尚在舟中。因渴欲一晤，故此兩次奉訪。今既已接教過，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。」牛浦道：「晚生得蒙青目，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曾盡得，如何便要去？」董孝廉道：「先生，我們文章氣誼，何必拘這些俗情？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，便可奉迎先生到署，早晚請教。」說罷，起身要去。牛浦攀留不住，說道：「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。」董孝廉道：「這倒也不敢勞了；只怕弟一出去，船就要開，不得奉候。」當下打躬作別，牛浦送到門外，上轎去了。

牛浦送了回來，卜信氣得臉通紅，迎著他一頓數說道：「牛姑爺，我至不濟，也是你的舅丈人，長親！你叫我捧茶去，這是沒奈何，也罷了。怎麼當著董老爺噪我！這是那裏來的話！」牛浦道：「但凡官府來拜，規矩是該換三遍茶。你只送了一遍，就不見了。我不說你也罷了，你還來問我這些話！這也可笑！」卜誠道：「姑爺，不是這樣說！雖則我家老二捧茶，不該從上頭往下走，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洒出來！不惹的董老爺笑！」牛浦道：「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，也就夠笑的了！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纔笑！」卜信道：「我們生意人家，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！沒有借了多光，反惹他笑了去！」牛浦道：「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，若不是我在你家，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裏來！」卜誠道：「沒的扯淡！就算你相與老爺，你到底不是個老爺！」牛浦道：「憑你向那個說去！還是坐著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，還是捧茶給老爺喫，走錯路，惹老爺笑的好？」卜信道：「不要惡心！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！」牛浦道：「不希罕麼？明日向董老爺說，拿帖子送到蕪湖縣，先打一頓板子！」兩個人一齊叫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！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！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，看是打那個的板子！」牛浦道：「那個怕你！就和你去！」當下兩人把牛浦扯著，扯到縣門口。知縣纔發二梆，不曾坐堂。三人站在影壁前，恰好遇著郭鐵筆走來，問其所以。卜誠道：「郭先生，自古『一斗米養個恩人，一石米養個仇人』！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！」郭鐵筆也著實說牛浦的不是，道：「尊卑長幼，自然之理。這話卻行不得！但至親間見官，也不雅相。」當下扯到茶館裏，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。卜誠道：「牛姑爺，倒也不是這樣說！如今我家老爹去世，家裏人口多，我弟兄兩個，招攬不來。難得當著郭先生在此，我們把這話說一說。外甥女少不的是我們養著，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個主意來。只管不尷不尬住著，也不是事。」牛浦道：「你為這話麼？這話倒容易。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，自己過日，不纏擾你們就是了。」當下喫完茶，勸開這一場鬧，三人又謝郭鐵筆。郭鐵筆別過去了。

卜誠、卜信回家。牛浦賭氣，來家拿了一床被，搬在庵裏來住；沒的喫用，把老和尚的鐃鈸叮噹都當了。閒著無事，去望望郭鐵筆。鐵筆不在店裏，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「新縉紳」賣。牛浦揭開一看，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瑛，字彥芳，浙江仁和人。說道：「是了！我何不尋他去？」忙走到庵裏，捲了被褥，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，一架磬，拿去當了二兩多銀子；也不到卜家告說，竟搭了江船。恰好遇順風，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。要搭揚州船，來到一個飯店裏，店主人說道：「今日頭船已經開了，沒有船，只好住一夜，明日午後上船。」牛浦放下行李，走出店門，見江沿上繫著一隻大船，問店主人道：「這隻船可開的？」店主人笑道：「這隻船你怎上的起？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纔走哩。」說罷，走了進來。走堂的拿了一雙筷子，兩個小菜碟，又是一碟臘豬頭肉，一碟子蘆蒿炒豆腐干，一碗湯，一大碗飯，一齊搬上來。牛浦問：「這菜和飯是怎

算？」走堂的道：「飯是二釐一碗，葷菜一分，素的一半。」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喫了，又走出店門，只見江沿上歇著一乘轎，三擔行李，四個長隨。那轎裏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沉香色夾紬直裰，粉底皂靴，手拿白紙扇，花白鬍鬚，約有五十多歲光景，一雙刺蝟眼，兩個鸛骨腮。那人走出轎來，吩咐船家道：「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。你們小心伺候，我到揚州，另外賞你。若有一些怠慢，就拿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！」船家唯唯連聲，搭扶手，請上了船。船家都幫著搬行李。

正搬得熱鬧，店主人向牛浦道：「你快些搭去！」牛浦捐著行李，走到船尾上，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，搖手叫他不要則聲，把他安在煙篷底下坐。牛浦見他們眾人把行李搬上了船，長隨在艙裏拿出「兩淮公務」的燈籠來掛在艙口；叫船家把爐銚拿出來，在船頭上生起火來，煨了一壺茶，送進艙去。天色已黑，點起燈籠來。四個長隨都到後船來辦盤子，爐子上頓酒。料理停當，都捧到中艙裏，點起一隻紅蠟燭來。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，對了蠟燭，桌上擺著四盤菜，左手拿著酒杯，右手按著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。看了一回，拿進飯去喫了。少頃，吹燈睡了。牛浦也悄悄睡下。是夜東北風緊，三更時分，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，那煙篷蘆蓆上，漏下水來。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著。到五更天，只聽得艙裏叫道：「船家，為甚麼不開船？」船家道：「這大獃的頂頭風，前頭就是黃天蕩，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灣在這裏，那一個敢開？」

少停，天色大亮。船家燒起臉水，送進船去，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。候著他們洗完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。只見兩個長隨，打傘上岸去了；一個長隨，取了一隻金華火腿，在船邊上向著港裏洗。洗了一會，那兩個長隨買了一尾時魚，一隻燒鴨，一方肉，和些鮮筍、芹菜，一齊拿上船來。船家量米煮飯，幾個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饌。整治停當，裝做四大盤，又盪了一壺酒，捧進艙去與那人喫早飯。喫過，剩下的，四個長隨拿到船後板上，齊坐著喫了一會。喫畢，打抹船板乾淨，纔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干和一碗飯與牛浦喫。牛浦也喫了。

那雨雖略止了些，風卻不曾住。到晌午時分，那人把艙後開了一扇板，一眼看見牛浦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？」船家陪著笑臉說道：「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。」那人道：「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？」牛浦巴不得這一聲，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，便向那人作揖，下跪。那人舉手道：「船艙裏窄，不必行這個禮。你且坐下。」牛浦道：「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麼？姓牛，名瑤，草字叫做玉圃。我本是徽州人。你姓甚麼？」牛浦道：「晚生也姓牛。祖籍本來也是新安。」牛玉圃不等他說完，便接著道：「你既然姓牛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我和你祖孫相稱罷。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，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。」牛浦聽了這話，也覺愕然；因見他如此體面，不敢違拗，因問道：「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？」牛玉圃道：「我不瞞你說，我八轎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。那個不要我到他衙門裏去？我是懶出門。而今在這東家萬雪齋家。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，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，有些聲勢，每年請我在這裏，送我幾百兩銀，留我代筆。代筆也只是個名色。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個俗地方。我自在子午宮住。你如今既認了我，我自有用的著你處。」當下向船家說：「把他的行李拿進艙來，船錢也在我這裏算。」船家道：「老爺又認著了一個本家，要多賞小的們幾個酒錢哩。」

這日晚飯就在艙裏陪著牛玉圃喫。到夜風住，天已晴了。五更鼓已到儀徵。進了黃泥灘，牛玉圃起來洗了臉，攜著牛浦上岸走走；走上岸，向牛浦道：「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，這裏有個大觀樓，素菜甚好，我和你去喫素飯罷。」回頭吩咐船上道：「你們自料理喫早飯，我們往大觀樓喫飯就來。不要人跟隨了。」說著，到了大觀樓。上得樓梯，只見樓上先坐著一個戴方巾的人。那人見牛玉圃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原來是老弟！」牛玉圃道：「原來是老哥！」兩個平磕了頭。那人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牛玉圃道：「這是舍姪孫。」向牛浦道：「你快過來叩見。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，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。快來叩見。」牛浦行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牛浦坐在橫頭。走堂的搬上飯來，一碗炒麵筋，一碗膾腐皮，三人喫著。牛玉圃道：「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，直到而今。」王義安道：「那個齊大老爺？」牛玉圃道：「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。」王義安道：「齊大老爺待我兩個人是沒的說的了！」正說得稠密，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個戴方巾的秀才來：前面一個穿一件繭紬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塊；後面一個穿一件元色直裰，兩個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，走了上來。兩個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，那穿繭紬的道：「這不是我們這裏豐家巷婊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！」那穿元色的道：「怎麼不是他？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！」不由分說，走上去，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，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，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，兩個秀才越發威風。牛玉圃走上去扯勸，被兩個秀才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一個衣冠中人，同這烏龜坐著一桌子喫飯！你不知道罷了；既知道，還要來替他勸鬧，連你也該死了！還不快走，在這裏討沒臉！」牛玉圃見這事不好，悄悄拉了牛浦，走下樓來，會了帳，急急走回去了。

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。店裏人做好做歹，叫他認不是。兩個秀才總不肯住，要送他到官。落後打的烏龜急了，在腰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，纔罷了，放他下去。

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，開到揚州，一直攏了子午宮下處，道士出來接著，安放行李，當晚睡下。次日早晨，拿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紬直裰來，遞與牛浦，道：「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，你穿了這個衣帽去。」當下叫了兩乘轎子，兩人坐了，兩個長隨跟著，一個抱著氈包。一直來到河下，見一個大高門樓，有七八個朝奉坐在板凳上，中間夾著一個奶媽，坐著說閒話。轎子到了門首，兩人下轎，走了進去。那朝奉都是認得的，說道：「牛老爺回來了？請在書房坐。」

當下走進了一個虎座的門樓，過了磨磚的天井，到了廳上。舉頭一看，中間懸著一個大匾，金字是「慎思堂」三字；傍邊一行：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荀玫書」。兩邊金箋對聯，寫：「讀書好，耕田好，學好便好；創業難，守成難，知難不難。」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，畫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，十二張花梨椅子，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。從鏡子後邊走進去，兩扇門開了，鵝卵石砌成的地。循著塘沿走，一路的朱紅闌杆。走了進去，三間花廳。隔子中間，懸著斑竹簾。有兩個小么兒在那裏伺候，見兩個走來，揭開簾子，讓了進去。舉眼一看，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，中間懸著一個白紙墨字小匾，是「課花摘句」四個字。兩人坐下喫了茶，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，頭戴方巾，手搖金扇，身穿澄鄉繭紬直裰，腳下朱履，出來同牛玉圃作揖。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，說道：「這是舍姪孫。見過了老先生！」三人分賓主坐下。牛浦坐在下面。又捧出一道茶來喫了。萬雪齋道：「玉翁為甚麼在京耽擱這許多時？」牛玉圃道：「只為我的名聲太大了，一到京，住在承恩寺，就有許多人來求。也有送斗方來的，也有送扇子來的，也有送冊頁來的，都要我寫字、做詩。還有那分了題，限了韻來要求教的。晝日晝夜，打發不清。纔打發清了，國公府裏徐二公子，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，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。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，到我下處來了幾次，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。臨行再三不肯放，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著，纔勉強辭了來。二公子也仰慕雪翁，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。」因在袖口裏拿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。萬雪齋接詩在手，便問：「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曾會過。多少尊庚了？大號是甚麼？」牛浦答應不出來。牛玉圃道：「他今年纔二十歲，年幼還不曾有號。」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，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稟道：「宋爺請到了。」萬雪齋起身道：「玉翁，本該奉陪，因第七個小妾有病，請醫家宋仁老來看，弟要去同他斟酌，暫且告過。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，用了飯，坐到晚去。」說罷，去了。

管家捧出四個小菜碟，兩雙碗筷來，抬桌子，擺飯。牛玉圃向牛浦道：「他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，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。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。」當下領著牛浦走過了一個小橋，循著塘沿走，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。那塘沿略窄，一路栽著十幾顆柳樹。牛玉圃走著，回頭過來向他說道：「方纔主人問著你話，你怎麼不答應？」牛浦眼瞪瞪的望著牛玉圃的臉說，不覺一腳蹉了個空，半截身子掉下塘去。牛玉圃慌忙來扶，虧有柳樹攔著，拉了起來，鞋襪都濕透了，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。牛玉圃惱了，沉著臉道：「你原來是上不的臺盤的人！」忙叫小廝氈包裏拿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，先送他回下處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旁人閒話，說破財主行蹤；小子無良，弄得老生掃興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　發陰私詩人被打　歎老景寡婦尋夫

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，不成模樣，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。牛浦到了下處，惹了一肚子的氣，把嘴骨都著坐在那裏。坐了一會，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。道士來問可曾喫飯，又不好說是沒有，只得說喫了，足足的饑了半天。牛玉圃在萬家喫酒，直到更把天纔回來，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。牛浦不敢回言，彼此住下。

次日，一天無事。第三日，萬家又有人來請，牛玉圃吩咐牛浦看著下處，自己坐轎子去了。牛浦同道士喫了早飯。道士道：「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個師兄家走走。牛相公，你在家裏坐著罷。」牛浦道：「我在家有甚事，不如也同你去頑頑。」當下鎖了門，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，一個茶館內坐下。茶館裏送上一壺乾烘茶，一碟透糖，一碟梅豆上來。喫著，道士問道：「牛相公，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？一向他老人家在這裏，不見你相公來。」牛浦道：「也是路上遇著，敘起來聯宗的。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。那董老爺好不好客！記得我一初到他那裏時候，纔送了帖子進去，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。我不曾坐轎，卻騎的是個驢。我要下驢，差人不肯，兩個人牽了我的驢頭，一路走上去；走到暖閣上，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。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，自己迎了出來，同我手攙著手，走了進去，留我住了二十多天。我要辭他回來，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，送我出到大堂上，看著我騎上了驢，口裏說道：『你別處若是得意，就罷了；若不得意，再來尋我。』這樣人真是難得！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。」道士道：「這位老爺，果然就難得了！」牛浦道：「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，他是甚麼前程？將來幾時有官做？」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：「萬家！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！若說做官，只怕紗帽滿天飛，飛到他頭上，還有人摭了他的去哩！」牛浦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他又不是娼優隸卒，為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撾了去？」道士道：「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？我說與你。你卻不可說出來。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，自小跟在書房伴讀。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，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。」牛浦道：「怎麼樣叫做小司客？」道士道：「我們這裏鹽商人家，比如託一個朋友在司上行走，替他會官，拜客，每年幾百銀子辛俸：這叫做『大司客』。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，打發一個家人去打聽料理：這就叫做『小司客』了。他做小司客的時候，極其停當，每年聚幾兩銀子，先帶小貨，後來就弄窩子。不想他時運好，那幾年窩價陡長，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，便贖了身出來，買了這所房子，自己行鹽；生意又好，就發起十幾萬來。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，回徽州去了，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。去年萬家娶媳婦，他媳婦也是個翰林的女兒，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。那日大吹大打，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，好不熱鬧！到第三日，親家要上門做朝，家裏就唱戲，擺酒。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抬了來，坐在他那廳房裏。萬家走了出來，就由不的自己跪著，作了幾個揖，當時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，纔餬的去了，不曾破相。」正說著，木蘭院裏走出兩個道士來，把這道士約了去喫齋，道士告別去了。

牛浦自己喫了幾杯茶，走回下處來。進了子午宮，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，坐在樓底下，桌上擺著幾封大銀子，樓門還鎖著。牛玉圃見牛浦進來，叫他快開了樓門，把銀子搬上樓去；抱怨牛浦道：「適纔我叫看著下處，你為甚麼街上去胡撞！」牛浦道：「適纔我站在門口，遇見敝縣的二公在門口過。他見我就下了轎子，說道：『許久不見』，要拉到船上談談，故此去了一會。」牛玉圃見他會官，就不說他不是了，因問道：「你這位二公姓甚麼？」牛浦道：「他姓李，是北直人。便是這李二公，也知道叔公。」牛玉圃道：「他們在官場中，自然是聞我的名的。」牛浦道：「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。」牛玉圃道：「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。」因指著這個銀子道：「這就是雪齋家拿來的。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；醫生說是寒症，藥裏要用一個『雪蝦蟆』。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，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，他拿三百兩銀子托我去買。我沒的功夫，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。你如今去走一走罷，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。」牛浦不敢違拗。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雞和些酒，替他餞行，在樓上喫著。牛浦道：「方纔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，是敝縣李二公說的。」牛玉圃道：「甚麼話？」牛浦道：「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，但只是筆墨相與，他家銀錢大事，還不肯相託。李二公說，他生平有一個心腹的朋友，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個人相好，他就諸事放心，一切都託叔公。不但叔公發財，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。」牛玉圃道：「他心腹朋友是那一個？」牛浦道：「是徽州程明卿先生。」牛玉圃笑道：「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，我怎麼不認的。我知道了。」喫完了酒，各自睡下。次日，牛浦帶著銀子，告辭叔公，上船往蘇州去了。

次日，萬家又來請酒，牛玉圃坐轎子去。到了萬家，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：一個姓顧，一個姓汪。相見作過了揖，那兩個鹽商說都是親戚，不肯僭牛玉圃的坐，讓牛玉圃坐在首席。喫過了茶，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，抬上席來，兩位一桌。奉過酒，頭一碗上的「冬蟲夏草」。萬雪齋請諸位喫著，說道：「像這樣東西，也是外方來的。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，一個『雪蝦蟆』就偏生尋不出來！」顧鹽商道：「還不曾尋著麼？」萬雪齋道：「正是；揚州沒有，昨日纔託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。」汪鹽商道：「這樣希奇東西，蘇州也未必有；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家人家尋去，或者尋出來。」萬雪齋道：「這話不錯；一切的東西，是我們徽州出的好。」顧鹽商道：「不但東西出的好，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。」牛玉圃忽然想起，問道：「雪翁，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？」萬雪齋聽了，臉就緋紅，一句也答不出來。牛玉圃道：「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。前日還有書子與我，說不日就要到揚州，少不的要與雪翁敘一敘。」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，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顧鹽商道：「玉翁，自古相交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！我們今日且喫酒，那些舊話也不必談他罷了。」當晚勉強終席，各自散去。牛玉圃回到下處，幾天不見萬家來請。那日在樓上睡中覺，一覺醒來，長隨拿封書子上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，不等回書去了。」牛玉圃拆開來看：

「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，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，並求大筆書寫。望即命駕往伊處。至囑！至囑！」

牛玉圃看了這話，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，往儀徵去。當晚上船。次早到丹壩上岸，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。米店人說道：「是做埠頭的王漢家？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個新門樓子裏面住。」牛玉圃走到王家，一直進去，見三間敞廳；廳中間椅子上亮著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；左邊窗子口一張長桌，一個秀才低著頭在那裏寫，見牛玉圃進廳，丟下筆，走了過來。牛玉圃見他穿著繭紬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塊，就喫了一驚。那秀才認得牛玉圃，說道：「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喫飯的，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？」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。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，向那秀才道：「先生請坐，這個不與你相干。」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。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，也不作揖，彼此坐下，問道：「尊駕就是號玉圃的麼？」牛玉圃道：「正是。」王漢策道：「我這裏就是萬府下店。雪翁昨日有書子來，說尊駕為人不甚端方，又好結交匪類，自今以後，不敢勞尊了。」因向帳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，說道：「我也不留了，你請尊便罷。」牛玉圃大怒，說道：「我那希罕這一兩銀子！我自去和萬雪齋說！」把銀子摜在椅子上。王漢策道：「你既不要，我也不強。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。雪齋也不能會。」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。王漢策道：「恕不送了。」把手一拱，走了進去。

牛玉圃只得帶著長隨在丑壩尋一個飯店住下，口口聲聲只念著：「萬雪齋這狗頭，如此可惡！」走堂的笑道：「萬雪齋老爺是極肯相與人的，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，纔不尷尬。」說罷，走過去了。牛玉圃聽在耳朵裏，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。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：「他是程明卿家管家，最怕人揭挑他這個事：你必定說出來，他纔惱的。」長隨把這個話回覆了牛玉圃。牛玉圃纔省悟道：「罷了！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！」當下住了一夜，次日，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。上船之後，盤纏不足，長隨又辭去了兩個，只剩兩個粗夯漢子跟著，一直來到蘇州，找在虎邱藥材行內。牛浦正坐在那裏，見牛玉圃到，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叔公來了？」牛玉圃道：「『雪蝦蟆』可曾有？」牛浦道：「還不曾有。」牛玉圃道：「近日鎮江有一個人家有了，快把銀子拿來同著買去。我的船就在閶門外。」當下押著他拿了銀子同上了船，一路不說出：走了幾天，到了龍袍洲地方，是個沒人煙的所在。是日，喫了早飯，牛玉圃圓睜兩眼，大怒道：「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！」牛浦嚇慌了道：「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，為甚麼要打我呢？」牛玉圃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你弄的好乾坤哩！」當下不由分說，叫兩個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，帽子鞋襪都不留，拿繩子綑起來，臭打了一頓，抬著往岸上一摜，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。

牛浦被他摜的發昏，又摜倒在一個糞窖子跟前，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裏面去；只得忍氣吞聲，動也不敢動。過了半日，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。那船到岸就住了，一個客人走上來糞窖子裏面出恭。牛浦喊他救命。那客人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被甚人剝了衣裳，綑倒在此？」牛浦道：「老爹，我是蕪湖縣的一個秀才。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，路上遇見強盜，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刦去了，只饒的一命在此。我是落難的人，求老爹救我一救！」那客人驚道：「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？我就是安東縣人，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。」看見他精赤條條，不像模樣，因說道：「相公且站著，我到船上取個衣帽鞋襪來與你穿著，好上船去。」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，一雙鞋，一頂瓦楞帽，與他穿戴起來，說道：「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，如今且權戴著；到前熱鬧所在，再買方巾罷。」牛浦穿了衣服，下跪謝那客人。扶了起來，同到船裏，滿船客人聽了這話，都喫一驚，問：「這位相公尊姓？」牛浦道：「我姓牛。」因拜問：「這位恩人尊姓？」那客人道：「在下姓黃，就是安東縣人。家裏做個小生意，是戲子行頭經紀。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添的行頭，從這裏過，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。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，且同我到安東，在舍下住著，整理些衣服，再往衙門裏去。」牛浦深謝了，從這日就喫這客人的飯。

此時天氣甚熱，牛浦被剝了衣服，在日頭下綑了半日，又受了糞窖子裏薰蒸的熱氣，一到船上，就害起痢疾來，那痢疾又是禁口痢，裏急後重，一天到晚都痢不清，只得坐在船尾上，兩手抓著船板由他痾。痾到三四天，就像一個活鬼。身上打的又發疼，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。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：「這個人料想是不好了。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，送上去；若死了，就費力了。」那位黃客人不肯。他痾到第五天上，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茅豆香，向船家道：「我想口茅豆湯喫。」滿船人都不肯。他說道：「我自家要喫，我死了也無怨！」眾人沒奈何，只得攏了岸，買些茅豆來煮了一碗湯，與他喫過。肚裏響了一陣，痾出一拋大屎，登時就好了。扒進艙來謝了眾人，睡下安息。養了兩天，漸漸復元。到了安東，先住在黃客人家。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，添了件把衣服，一雙靴，穿著去拜董知縣。董知縣果然歡喜，當下留了酒飯，要留在衙門裏面住。牛浦道：「晚生有個親戚在貴治，還是住在他那裏便意些。」董知縣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先生住在令親家，早晚常進來走走，我好請教。」牛浦辭了出來，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，十分敬重。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，借著講詩為名，順便撞兩處木鐘，弄起幾個錢來。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女婿，在安東快活過日子。

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，接任的是個姓向的知縣，也是浙江人。交代時候，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託他。董知縣道：「倒沒甚麼事。只有個做詩的朋友，住在貴治，叫做牛布衣。老寅臺清目一二，足感盛情。」向知縣應諾了。董知縣上京去，牛浦送在一百里外，到第三日纔回家。渾家告訴他道：「昨日有個人來，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，路過在這裏看你。我留他喫了個飯去了。他說下半年回來，再來看你。」牛浦心裏疑惑：「並沒有這個舅舅。不知是那一個？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。」

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，在吏部投了文，次日過堂掣籤。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，散了部屬，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。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，馮主事迎著坐下，敘了寒溫。董知縣只說得一句：「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裏，……」不曾說這一番交情，也不曾說到安東縣曾會著的一番話，只見長班進來跪著稟道：「部裏大人升堂了。」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，到部就掣了一個貴州知州的籤，匆匆束裝赴任去了，不曾再會馮主事。

馮主事過了幾時，打發一個家人寄家書回去，又拿出十兩銀子來，問那家人道：「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？」家人道：「小的認得。」馮主事道：「這是十兩銀子，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，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。寄個的信與他，不可有誤。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。」管家領了主命，回家見了主母，辦理家務事畢，便走到一個僻巷內，一扇籬笆門關著。管家走到門口，只見一個小兒開門出來，手裏拿了一個筲箕出去買米。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。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坐內，小兒就走進去了；又走了出來問道：「你有甚說話？」管家問那小兒道：「牛奶奶是你甚麼人？」那小兒道：「是大姑娘。」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，說道：「這銀子是我家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。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，寄個的信與你，免得懸望。」小兒請他坐著，把銀子接了進去。管家看見中間懸著一軸稀破的古畫，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，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；天井裏一個土臺子，臺子上一架藤花，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。坐了一會，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，手裏又拿了一個包子，包了二錢銀子，遞與他道：「我家大姑說：『有勞你，這個送給你買茶喫。到家拜上太太，到京拜上老爺，多謝，說的話我知道了。』」管家承謝過，去了。

牛奶奶接著這個銀子，心裏悽惶起來，說：「他恁大年紀，只管在外頭，又沒個兒女，怎生是好！我不如趁著這幾兩銀子，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，也是一場事！」主意已定，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，交與鄰居看守。自己帶了姪子，搭船一路來到蕪湖。找到浮橋口甘露庵，兩扇門掩著。推開進去，韋馱菩薩面前，香爐，燭臺，都沒有了。又走進去，大殿上橫子倒的七橫八豎，天井裏一個老道人坐著縫衣裳，問著他，只打手勢，原來又啞又聾。問他這裏面可有一個牛布衣，他拿手指著前頭一間屋裏。牛奶奶帶著姪子復身走出來，見韋馱菩薩旁邊一間屋，又沒有門。走了進去，屋裏停著一具大棺材，面前放著一張三隻腿的桌子，歪在半邊。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了，只剩了一根棍。棺材貼頭上有字，又被那屋上沒有瓦，雨零下來，把字跡都剝落了，只有「大明」兩字，第三字只得一橫。牛奶奶走到這裏，不覺心驚肉顫，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。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：「牛布衣莫不是死了？」道人把手搖兩搖，指著門外。他姪子道：「他說姑爺不曾死，又到別處去了。」牛奶奶又走到庵外，沿街細問，人都說不聽見他死；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。郭鐵筆道：「他麼？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。」牛奶奶此番得著實信，立意往安東去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；錯中有錯，無端更起波瀾；人外求人，有意做成交結。

不知牛奶奶曾到安東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　牛浦郎牽連多訟事　鮑文卿整理舊生涯

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，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屋都與他住。他就把門口貼了一個帖，上寫道：「牛布衣代做詩文」。那日早上，正在家裏閒坐，只聽得有人敲門，開門讓了進來，原來是蕪湖縣的一個舊鄰居。這人叫做石老鼠，是個有名的無賴，而今卻也老了。牛浦見是他來，嚇了一跳，只得同他作揖坐下，自己走進去取茶。渾家在屏風後張見，迎著他告訴道：「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，今日又來了。」牛浦道：「他那裏是我甚麼舅舅！」接了茶出來，遞與石老鼠喫。石老鼠道：「相公，我聽見你恭喜，又招了親在這裏，甚是得意！」牛浦道：「好幾年不曾會見老爹，而今在那裏發財？」石老鼠道：「我也只在淮北、山東各處走走。而今打從你這裏過，路上盤纏用完了，特來拜望你，借幾兩銀子用用。你千萬幫我一個襯！」牛浦道：「我雖則同老爹是個舊鄰居，卻從來不曾通過財帛。況且我又是客邊，借這親家住著，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爹？」石老鼠冷笑道：「你這小孩子就沒良心了！想著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，你用了我不知多少；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，留你個臉面，不好就說，你到回出這樣話來！」牛浦發了急道：「這是那裏來的話！你就揮金如土，我幾時看見你金子，幾時看見你的土！你一個尊年人，不想做些好事，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！」石老鼠道：「牛浦郎！你不要說嘴！想著你小時做的些醜事，瞞的別人，可瞞的過我？況且你停妻娶妻，在那裏騙了卜家女兒，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，該當何罪？你不乖乖的拿出幾兩銀子來，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！」牛浦跳起來道：「那個怕你！就同你到安東縣去！」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，一直來到縣門口，遇著縣裏兩個頭役，認得牛浦，慌忙上前勸住，問是甚麼事。石老鼠就把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：騙了卜家女兒，到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；又冒名頂替，多少混帳事。牛浦道：「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，叫做石老鼠！而今越發老而無恥！去年走到我家，我不在家裏，他冒認是我舅舅，騙飯喫；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！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！」幾個頭役道：「也罷，牛相公。他這人年紀老了，雖不是親戚，到底是你的一個舊鄰居。想是真正沒有盤費了。自古道：『家貧不是貧，路貧貧殺人。』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拿出來給他，我們眾人替你墊幾百文，送他去罷。」石老鼠還要爭。眾頭役道：「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！你一個尊年人，不要討沒臉面，喫了苦去！」石老鼠聽見這話，方纔不敢多言了；接著幾百錢，謝了眾人自去。

牛浦也謝了眾人回家。纔走得幾步，只見家門口一個鄰居迎著來道：「牛相公，你到這裏說話！」當下拉到一個僻淨巷內，告訴他道：「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！」牛浦道：「同誰吵？」鄰居道：「你剛纔出門，隨即一乘轎子，一擔行李，一個堂客來到，你家娘子接了進去。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，要你見面，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吵的狠！娘子托我帶信，叫你快些家去。」牛浦聽了這話，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，自心裏明白：「自然是石老鼠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！」也沒奈何，只得硬著膽走了來家。到家門口，站住腳聽一聽，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，是個浙江人，便敲門進去。和那婦人對了面，彼此不認得。黃氏道：「這便是我家的了，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！」牛奶奶問道：「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？」牛浦道：「我怎不是牛布衣？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。」牛奶奶道：「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。你這廝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掛招牌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！我怎肯同你開交！」牛浦道：「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，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？這又出奇了！」牛奶奶道：「怎麼不是！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庵，一路問來，說在安東！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，須要還我丈夫！」當下哭喊起來，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著，牛奶奶上了轎，一直喊到縣前去了；正值向知縣出門，就喊了冤。知縣叫補詞來。當下補了詞，出差拘齊了人，掛牌，第三日午堂聽審。

這一天，知縣坐堂，審的是三件。第一件，「為活殺父命事」，告狀的是個和尚。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，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，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，把兩眼睜睜的只望著他。和尚覺得心動，走到那牛跟前，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。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，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。舐著，那眼淚越發多了。和尚方纔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，因向那人家哭著求告，施捨在庵裏供養著。不想被庵裏鄰居牽去殺了，所以來告狀，就帶施牛的這個人做干證。向知縣取了和尚口供，叫上那鄰居來問。鄰居道：「小的三四日前，是這和尚牽了這個牛來賣與小的。小的買到手，就殺了。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，這牛是他父親變的，要多賣幾兩銀子，前日銀子賣少了，要來找價。小的不肯，他就同小的吵起來。小的聽見人說：『這牛並不是他父親變的。這和尚積年剃了光頭，把鹽搽在頭上，走到放牛所在，見那極肥的牛，他就跪在牛跟前，哄出牛舌頭來舐他的頭。牛但凡舐著鹽，就要淌出眼水來。他就說是他父親，到那人家哭著求施捨。施捨了來，就賣錢用，不是一遭了。』這回又拿這事告小的，求老爺做主！」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：「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，不曾要錢？」施牛的道：「小的白送與他，不曾要一個錢。」向知縣道：「輪迴之事，本屬渺茫，那有這個道理？況既說父親轉世，不該又賣錢用。這禿奴可惡極了！」即丟下籤來，重責二十，趕了出去。

第二件，「為毒殺兄命事」，告狀人叫做胡賴，告的是醫生陳安。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：「他怎樣毒殺你哥子？」胡賴道：「小的哥子害病，請了醫生陳安來看。他用了一劑藥，小的哥子次日就發了跑躁，跳在水裏淹死了。這分明是他毒死的！」向知縣道：「平日有讎無讎？」胡賴道：「沒有讎。」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：「你替胡賴的哥子治病，用的是甚麼湯頭？」陳安道：「他本來是個寒症，小的用的是荊防發散藥，藥內放了八分細辛。當時他家就有個親戚——是個團臉矮子——在傍多嘴，說是細辛用到三分，就要喫死了人。本草上那有這句話？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纔跳在水裏死了，與小的甚麼相干？青天老爺在上，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遍了，也沒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！這是那裏說起？醫生行著道，怎當得他這樣誣陷！求老爺做主！」向知縣道：「這果然也胡說極了！醫家有割股之心；況且你家有病人，原該看守好了，為甚麼放他出去跳河？與醫生何干？這樣事也來告狀！」一齊趕了出去。

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狀，「為謀殺夫命事」。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。牛奶奶悉把如此這般，從浙江尋到蕪湖，從蕪湖尋到安東：「他現掛著我丈夫招牌，我丈夫不問他要，問誰要！」向知縣道：「這也怎麼見得？」向知縣問牛浦道：「牛生員，你一向可認得這個人？」牛浦道：「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，並認不得他丈夫。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，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！」向知縣向牛奶奶道：「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，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。天下同名同姓的多，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蹤跡。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。」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，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伸冤。纏的向知縣急了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我這裏差兩個衙役把這婦人解回紹興。你到本地告狀去！我那裏管這樣無頭官事！牛生員，你也請回去罷。」說罷，便退了堂。兩個解役把牛奶奶解往紹興去了。

自因這一件事，傳的上司知道，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，放著人命大事都不問；要把向知縣訪聞參處。按察司具揭到院。這按察司姓崔，是太監的姪兒，蔭襲出身，做到按察司。這日叫幕客敘了揭帖稿，取來燈下自己細看：「為特參昏庸不職

之縣令以肅官方事：……」內開安東縣知縣向鼎許多事故。自己看了又念，念了又看。燈燭影裏，只見一個人雙膝跪下。崔按察舉眼一看，原來是他門下的一個戲子，叫做鮑文卿。按察司道：「你有甚麼話，起來說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方纔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是安東縣向老爺。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曾認得。但自從七八歲學戲，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。這老爺是個大才子，大名士。如今二十多年了，纔做得一個知縣，好不可憐。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。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，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罷？」按察司道：「不想你這一個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。你倒有這個意思，難道我倒不肯？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個革職，他卻不知道是你救他。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個書子，把你送到他衙門裏去，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，回家做個本錢。」鮑文卿磕頭謝了。按察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：「這安東縣不要參了。」

過了幾日，果然差一個衙役，拿著書子，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。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，大驚，忙叫快開宅門，請這位鮑相公進來。向知縣便迎了出去。鮑文卿青衣小帽，走進宅門，雙膝跪下，便叩老爺的頭，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。向知縣雙手來扶，要同他敘禮。他道：「小的何等人，敢與老爺施禮！」向知縣道：「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，況且與我有恩，怎麼拘這個禮？快請起來，好讓我拜謝！」他再三不肯。向知縣拉他坐，他斷然不敢坐。向知縣急了，說：「崔大老爺送了你來，我若這般待你，崔大老爺知道不便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雖是老爺要格外抬舉小的，但這個關係朝廷體統，小的斷然不敢。」立著垂手回了幾句話，退到廊下去了。向知縣托家裏親戚出來陪他，也斷不敢當；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，纔歡喜了，坐在管家房裏，有說有笑。

次日，向知縣備了席，擺在書房裏，自己出來陪，斟酒來奉。他跪在地下，斷不敢接酒；叫他坐，也到底不坐。向知縣沒奈何，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，叫管家陪他喫了。他還上來謝賞。向知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稟帖，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。他一釐也不敢受，說道：「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，小的乃是賤人，怎敢用朝廷的銀子？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，一定折死小的。大老爺天恩，留小的一條狗命。」向知縣見他說道這田地，不好強他，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，稟按察司；又留他住了幾天，差人送他回京。按察司聽見這些話，說他是個獃子，也就罷了。又過了幾時，按察司陞了京堂，把他帶進京去。不想一進了京，按察司就病故了。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，他本是南京人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回南京來。

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，裏城門十三，外城門十八，穿城四十里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。城裏幾十條大街，幾百條小巷，都是人煙湊集，金粉樓臺。城裏一道河，東水關到西水關，足有十里，便是秦淮河。水滿的時候，畫船簫鼓，晝夜不絕。城裏城外，琳宮梵宇，碧瓦朱甍，在六朝時，是四百八十寺；到如今，何止四千八百寺！大街小巷，合共起來，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，茶社有一千餘處。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裏面，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，插著時鮮花朵，烹著上好的雨水。茶社裏坐滿了喫茶的人。到晚來，兩邊酒樓上明角燈，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，照耀如同白日，走路人並不帶燈籠。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時候，越是夜色已深，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，淒清委婉，動人心魄。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，穿了輕紗衣服，頭上簪了茉莉花，一齊捲起湘簾，憑欄靜聽。所以燈船鼓聲一響，兩邊簾捲窗開。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速，香霧一齊噴出來，和河裏的月色煙光，合成一片，望著如閬苑仙人，瑤宮仙女。還有那十六樓官妓，新粧袨服，招接四方遊客。真乃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」！

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。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。這聚寶門，當年說，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擔糧；到這時候，何止一千個牛，一萬個豬，糧食更無其數！鮑文卿進了水西門，到家和妻子見了。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。他這戲行裏，淮清橋是三個總寓，一個老郎庵；水西門是一個總寓，一個老郎庵。總寓內都掛著一班一班的戲子牌。凡要定戲，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個日子。鮑文卿卻是水西門總寓掛牌。他戲行規矩最大：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，一起上了庵，燒過香，坐在總寓那裏品出不是來，要打就打，要罰就罰，一個字也不敢拗的。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，一班十幾個人，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裏，十幾個人共刻在一座碑上。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，子孫出來學戲，就是「世家子弟」，略有幾歲年紀，就稱為「老道長」。凡遇本行公事，都向老道長說了，方纔敢行。鮑文卿的祖父的名字卻在那第一座碑上。

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，就把家裏笙簫管笛，三弦琵琶，都查點了出來；也有斷了弦，也有壞了皮的，一總塵灰寸壅。他查出來放在那裏，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。纔走進茶館，只見一個人，坐在那裏，頭戴高帽，身穿寶藍緞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獨自坐在那裏喫茶。鮑文卿近前一看，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。錢麻子見了他來，說道：「文卿，你從幾時回來的？請坐喫茶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我方纔遠遠看見你，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裏來喫茶，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！」當下坐了喫茶。錢麻子道：「文卿，你在京裏走了一回，見過幾個做官的，回家就拿翰林科道來嚇我了！」鮑文卿道：「兄弟，不是這樣說。像這衣服、靴子，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。你穿這樣衣裳，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？」錢麻子道：「而今事！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！南京這些鄉紳人家，壽誕或是喜事，我們只拿一副蠟燭去，他就要留我們坐著一桌喫飯。憑他甚麼大官，他也只坐在下面。若遇同席有幾個學裏酸子，我眼角裏還不曾看見他哩！」鮑文卿道：「兄弟！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，豈但來生還做戲子，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！」錢麻子笑著打了他一下。茶館裏拿上點心來喫。喫著，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，頭戴浩然巾，身穿醬色紬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手執龍頭拐杖，走了進來。錢麻子道：「黃老爹，到這裏來喫茶。」黃老爹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你們二位！到跟前纔認得。怪不得，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，眼睛該花了！文卿，你幾時來的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到家不多幾日，還不曾來看老爹。日子好過的快，相別已十四年。記得我出門那日，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裏面看著老爹妝了一齣『茶博士』纔走的。老爹而今可在班裏了？」黃老爹搖手道：「我久已不做戲子了。」坐下添點心來喫，向錢麻子道：「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，你怎麼不到？」錢麻子道：「那日我班裏有生意。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，定了我徒弟的戲，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那個薛鄉紳？」黃老爹道：「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，和我同年，今年八十二歲，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像老爹拄著拐杖，緩步細搖，依我說，這『鄉飲大賓』就該是老爹做！」又道：「錢兄弟，你看老爹這個體統，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，就是尚書、侍郎回來，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！」那老畜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，反忻忻得意。當下喫完了茶，各自散了。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，自己卻還要尋幾個孩子起個小班子，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。那日走到鼓樓坡上，遇著一個人，有分教：邂逅相逢，舊交更添氣色；婚姻有分，子弟亦被恩光。

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個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